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安雅堂集卷三

元　陳旅　撰

五言古詩

次韻寄太乙宫上官

端居感流序階樹日摵摵涼風起高城上有南飛翮揚雄不徼名拓落猶遠客美矣陶徵君斂裳去彭澤我居城東南西北有殊庭病久曠冲賞懐哉松桂青曼

倩諒奇士夙受火珠經雲河淡秋夕泰時明三星

題桃花鸂鶒圖

婀娜絳花明連娟碧雲靜金塘春水多文禽汎晴影大堤寫游悰日照華服靚萬物各有適況及芳歲永

次韻毘陵吳寅夫見寄

季子江海居勝友園池賞臨水詠新詩輕颸送流響丹花陽林吐綺翼幽竹上雲瀾阻塵躅離思徒浩漭杪秋辭京邑寒郭孅吳榜宗兄念行役旨酒勞鞅掌承子共

清悰論文發豪爽我貧久僑栖所至類樂廣頋得陽羨田寧憇五湖長夙昔詒約言遲莫嬰世網衆仙詠逍遥樓觀滿方丈餘霞散文席斜月生翠幌芳夕令人思思之不能往晨興即髙㒳引睇寫孤想

湖上分韻得春字

君子佩明信相期湖水濵時欣宿雨霽畫舸送遊人輕鷗集蘭渚佳樹變鶯晨山遠烟容澹日出水光新美人含麗思豔曲歌陽春朕攜會彌歡酣適趣益真兹遊敦

德誼況乃及茲辰

題楊顯民采詩卷後

夢游洞庭野斜月映疎星軒启來張樂伶倫吹鳳笙夢回憶其音幽渺有餘清截竹學向人世人皆不聽南州有髙士洗耳卧岩扃凉風鳴松竹石澗響瑽琤何日即與語曠然千古情

盧氏松菊堂

人生貴適意何必在丘園所以曠達士隱居京邑閒城

東有衡宇亦復遠塵喧青松翳庭皋佳菊羅堦前掇英以汎酒撫松日盤桓淵明歸栗里陋邦非所安而我值休明此地有餘歡

分題飛龍亭為趙宗吉御史賦

冶城枕遂麓華構起層阿昔日文皇帝憑高眺山河晨曦上扶木寒野迎春和六龍不停馭若華翳崇柯鍾山生白雲淮水流素波君子懷寵光登臨幽思多

賦謝氏舒嘯亭

劉陽閔沖曠自昔君子鄉君子佩蘭茝雲路以翱翔謝君襲芳聞耕種在溪莊聖世宜隱居非云厭榮光籬邊有嘉瓜牆下有桑桑麻苧已滿區花果亦成行濯足倚幽磵臨風服練裳客至坐衡宇共飲樂時康酒酣仍長嘯長嘯適清狂客去林扉合猶聞鳴鳳凰仕宦貴適意往往鬱中腸寄語同聲者相求與徜徉

送金溪尹縣丞

吾聞臨川郡自昔多君子金溪畜清沖雅德著陸氏羨

子齒方富于焉學而仕為丞非劇職佐邑優政理暇日
山谷間折節問賢士毋徒學涖民且可學治己在我既
有餘推此以及彼君家起武弁文事固所鄙國家久治
平四海納孔軌人言甚可畏在子擇所領儒宗虞青城
相去不百里林逕入秋雨竹屋臨野水沿徼或過之瞻
望以興起

送李光載辭西臺掾省親金陵

翩翩城上烏鬱鬱轅下駒芻豆或不充返哺常有餘庭

闈隔江水思之俄歲除誰能西入秦奔走奉簡書脂車

薊門道僕馬語載驅過江動雙槳忽至石城隅慈母望

我久此時當倚閭相見有至樂浮榮信區區

分題得鄧賅送舒嚕都元帥之雲南

滇池西南陬沃地稱純源鳳山翼廣野穹水吐𡵨坤武

侯昔經營遺勝諒斯存川原集惠釆草樹生奇芬聖世

仁風暢遐徼絕妖氛元戎謹蕃宣詩禮况所敦

春山圖

春山雲木暝初日映遥岑林霏翳髙閣望之勞我心幽

徑縁崖迴飛淙響澗深芳月忽已晏誰哉與登臨

分題得南臺送山子春僉事之閩中

無諸句踐孫有國東南陬能從漢髙帝函谷用戈矛賞

功仍故封築臺臨水頭憶昔春雨餘廟下艤蘭舟載瞻

漢衣冠丹青煥林丘北游二十年日暮倦登樓繡衣問

風俗于焉少夷猶

送髙敏則道州路知事

子昔來京師見我靈椿坊論交氣誼合室有芝蘭香念我當遠行賦詩以相將詞華蔚組繡音節鏘琳琅而子亦南征遊徼入炎荒契濶忽八載憑高每相望今歲夏五月有客至上庠欣然展良覿梘下久徜徉惟子富文學所用爭所長巍巍玉堂署制作須才良而今所授官乃復在遐方獨喜舂陵郡實為周子鄉山川草樹間道德有餘光於此治簡書雖遠庸何傷涼風起燕臺飛雨下太行蘭舟曉當發河水方洋洋臨流重睠攜贈子以

佩璫顧言行所知歲晚期毋爽

送王致道僉憲河東分題得汾亭

昔年文中子東歸遂隱居幽亭枕汾曲於此樂唐虞鳴琴寫流水泚筆讀羣書夫子今邀悠清風在林墟君侯實諸孫訪古紆使車睠惟十二策用世當何如

安福李氏臨溪亭

結屋負南郭清溪流屋前端居塵事少水木自幽妍滌硯弄寒泚鳴琴寫潺湲沙鳥時近人汀雲相往還烹鮮

苕溪毛留客坐前軒逝川道體著觀物悟微言

題米元暉溧陽溪山圖

宿雨散層巘林麓翳烟霏遙山斷復連川上初晰微我昔困行役溧陽秋未歸幽子喬松流邂逅啓郊扉撫景正若此別離嗟願違覽卷遂終日溪雲欲生衣

為吳德良題承旨所贈蘭竹圖

細竹生石間幽蘭與之俱愛彼有貞節而此芳不渝空谷塵躅遠公子為停車懷人重移植臨風寫為圖君子

實似之歲晏聊與娛

賦雲錦溪

綠水春生渚丹花集陽林愛此雲錦好蘭舟轉溪深賀監謝軒冕載酒過山陰遥聞櫂歌發縹渺不可尋日出瀛海上照見仙人宮仙人闕雲處闕翠闕懐慕沖賁俯首慙孤蹤吹簫薊門月一夜思江東

哭陳元麟

阿麟能讀書八歲貢京國翱翔公卿間聲譽頗籍籍我

家越山南汝家越山北及我官橋門見汝長五尺翩翩丹穴雛五采作毛翮崑崙種琛樹上有實可食汝胡不此留而去不可即乃翁攜汝來為汝頭盡白辛苦攜骨歸江離黯秋夕可憐東門吳任達乃强釋

趙逢原靖康間失母三十年得之瀘南其孫求

詩

母子不相見飄零三十年飛雲散九野瀘水聲濺濺百川盡東注雲飛散還聚無情會相逢而況子求母淒涼

汴中宅池臺翳荒榛峽船載華髮鼓枻江南春作堂種
諼草諼草日以好淮上已罷兵江南可娛老

為熊道士賦雲巢

吾聞巢居子乃在白雲間手執天地戶乘風時往還下
民敢予侮碧蔟寧爾干更有鶴為馬養在松樹端

杜節婦董氏無子

杜曲有好花盈盈映春水芳月忽已晏好花難結子年
年寒食時花落水邊墓狂風吹不去盡作墓上土白頭

不偕老千古同懐抱獨憐墓中人羨殺杜有道

答蔣伯衡茂才

蔣子雅好事獨肯勤過我助我作清事亦復無不可近詩精且新五色雲一朶子豈久陸沉徐步亦青瑣

題陶淵明撫松圖

原野涼風至草樹日蕭條杖筇還故丘青松在東臯孤陰近衡宇薄日映層標念此有貞操撫之以逍遥

題泛舟圖

江雲生白石水木澹幽姿雙松出叢薄翠色集遥枝落日明極浦楚岫正参差美人鼓蘭枻歳晏將何之

題郭天錫畫

郊居息塵事日夕望青山青山秋氣多白雲出其間露渚野芳集楓林江色寒夷猶感流序况乃曠幽攀

題楚山圖

佳竹生石渚高木連翠微遥岑宿雨霽野水明夕暉幽子茅宇下獨坐啓林扉所約殊未來湘雲欲生衣

韓節婦詩

雲州劉氏女嫁作韓家婦良人命不淑抱病入野土舅姑老無兒三子幼失父劉氏方盛年自誓不忍去寧為澗底松不作道旁樹道旁衆所憐澗底人不顧寒燈照[闕]機杼膝下梨栗分堂上滫瀡具辛苦[闕]年遂作畢志慮佳兒總成立綵服娛歲暮邦人推母儀里婦學閫度盡言韓家婦好華表臨大路

和氏孝感詩

任城和氏女病久雙目盲有子曰叔方百計除昏冥巫
醫技皆窮籲天乞光明焚香向北斗夜夜拜中庭一旦
雲霧開高堂炯秋星攬鏡見天色恍然疑再生慈竹當
牕綠萱草遶堦青兒孫來上壽綵服映新晴鄰嫗亦驚
喜相看持酒觥乃知有天道應感由孝誠張元已親疾
不在藥師經

送羅生還關中

岐山有雛鳳飛集軒轅臺下飲辟雍水絢羽明晧稚天

寒衆竹實欲與相徘徊鳳乎忽西飛使我心悠哉

比歲秦告饑攫人腊為餱抹荒豈無策孰弛吾君憂乃翁守奉先懿若元道州臨風致遠意為子登高丘

郭孝子詩

金臺有孝子郭氏名壽瑛壽瑛執親喪晝夜閧哭聲負土起崇塚栽松翳玄扃瘦骨寒岳立苦淚春河傾視容日梅梅一朝廢雙睛復扶大母柩冥行出蕪城顧言畢序葬身瘵心則寧里人問孝子過毀聖所懲孝子哭且

答我非敢傷生有淚不哭親爲乎用吾情親死我目在徒能視無形黃泉相見日無用此目明吾聞壽瑛語悲愴不自勝昔人曾有言五色令目盲長年悦芬華眉斧戕心精視彼郭孝子愧色能無頳而我嗜讀書昏花散秋燈思親不能哭涕泗空塡膺

西山詩 有序

至順三年六月之吉西山新寺之穹碑樹焉是日百僚無敢不至碑所余與趙博士繼清叅作出平則門

沿大堤並駐蹕亭下轉入湖曲逢趙宗吉成漢卿二
編脩與劉敬先典籍騎驢從蒼頭挈匏樽邀余與繼
清就堤側藉草坐灌木延陰風泠然生磵底幽鳥鳴
其上命蒼頭堤旁取荷為盤以實腊肉倒樽中濁醪
飲數行甕山流黛與湖影相盪漾於盃盤巾袂之上
余在京師七年葢未有一適如此時也酒盡三君子
起曰子于此能無詩乎余言歸即賦之及歸以職事
縻繞少清趣明年二月宗吉持紙來索詩時戶外雪

深二尺無他容乃賦詩曰
蓴食出西郭初日明遠川𪊨鱗走山麓山樹盡含烟紫
石擁馳道綠水侵莽田高人湖上來邂逅野磵邊茂柳
垂密幄層莎布柔氈回風颯幽爽有鳥聲清圓采荷薦
珍胏洗琖行芳杲芙蓉濯新雨迴立方嬋娟晤言攄素
抱逸思慕遐騫窈窕紺園夕珠林映璇淵黃金作臺殿
縹緲集諸天顧慙凡躅汙亟去不敢邅適意無先期重
尋有中悁華月忽易改賞心與時遷晨興望雲物浩雪

滿層巔

朗州周氏水木清華亭

迴溥林逕小有亭在山阿川原宿雨盡谿谷秋水多文鱗集幽渚翠羽下迷柯美人種松桂松桂今如何念彼不可即沅江日生波

題雲松巢圖

匡廬多白雲亦有松在山高樓若橧巢乃在雲松間茯苓生砌石雨氣通林巒遊子涉遠道夕鳥栖簷端終期

謝圭組歲晩適幽懽卧聆松風細起看川雲還

題清逺亭

虚室敞林薄細泉生石苔魚遊菡萏日池上竹樽開坐久夕雨霽微風牖間來流香轉迢遞涼意與徘徊

七言古

題蒙泉吏隱圖

世皇昔日收雲南鯨鯢伍伍手所戡烏蒙烏撒腹心地不有軍府誰其監漢廷遣將非充國畧歲屯田無善績

兵驕民獷土不畬國帑空虚糜萬億大名劉侯文武才
承詔萬里誅蒿萊豪鑾盡戢戎壘立竄卒復還農畝開
有泉遠出蒙山下日夜清冰鳴石罅渠分澮決來縱横
土脉浮膏作秋稼府中儲積多如山陂池種魚無暵乾
幾聞舂碓響林際仍為菰蒲流圃閒劉侯暇日遊泉上
賓吏追從意沖暢步隨凉影傍高松坐看晴雲起孤嶂
朱轓奕奕來甌閩喪車遄返黄河津雲南戰骨横四野
布穀聲中荒草春劉侯雖死應愁絶吟魂空咽泉頭月

祇今寧謐重謀帥九原人去無歸轍茘支臺館開樽時
劇談每及西南陲淒涼遺像畫圖裏對此流涕將奚爲

海谷

歸虛谷在渤海東八紘之水注其中不盈不縮浩無際
呑吐日月含空濛靈鼇於此負山出上有縹緲金銀宫
人間相去幾萬里弱水滿眼多迴風琴高來時踏赤鯉
少君歸去乘白鴻秦王到老不得渡嗟我欲往將焉從
子房有孫海谷子告我有路非難通只隨雲氣相上下

與子共謁扶桑公

送王道原韶州教授

春秋大義如日星紛紛傳註夷天明唐人啖趙與陸氏疏剔猶未窺全經宋儒往往發豐蔀後學胡乃相蒙盲先生痦寐洙泗上汲古獨得心源清不隨流俗論襃貶善惡無以逃其形書成臺閣交刻薦講說弟子盈門聽上庠評校忝屬我寸莛豈足宣鏗鍧細紬廣厦得前席啟沃真可裨昇平奈何載道適南越白雪滿鬢秋衫青

橫經定有龍户集擊磬應聞鳯鳥鳴逺人從此識古學
風教所寄良非輕都門買舟著書副江上雨足新涼生
天南何處有歸鴈作詩百紙寛離情
謝氏祖孫創澧陽橋
涔陽極目雲氣昏衝風揚波疊家翻湘妃抱瑟望虞舜
日莫江竹多啼痕木蘭為舟不可渡誰幻層淵作平路
天横夜靜牛渚長海市朝晴蜃樓吐祖孫移山山可移
昔人不信今見之千年猶有召伯棣白面聚斂嗟何為

友人祀墳少作圖錄之

溪村積水生寒烟書廬睡起清明天隔溪暮哭人飯鬼塍間燒錢野風起酒旗山前雨疎疎來禽花底飛鵓鴣荒墳纍纍出新草草長如人人又老東門大道青楊間可憐車馬無時閒

題虎圖

於菟嘯林風怒生草木瑟縮空山驚斧牙鑿齒新發硎去食田豕求西成伊昔報祭先嗇并誰復罵汝偷犧牲

包生盤礴圖金睛懸之高堂氣憑陵游光野仲急遁形
西阿執鉞神赫靈

藏六詩為林恬齋作

禹爆中野蠵欵洽流水青黄背疇錯五合九六中筭約
舉六藏之九斯作人言天地猶橐籥陽氣流行乾磅礴
蛇甘即且蝟辱鵲子能深强有真樂陽精純凝乃脫廓
掉頭不肯支牀脚

為蕭元泰題龍虎山岳圖

龍虎之山仙所家我昔夢寐游其間乾坤風氣結沖秀中有正一玄都壇羽人授我九節杖林磴窈窕窮幽攀金宮藥殿起寥廓翠崖丹巘深迴環峯頭時飄白菡萏石上盡種青琅玕諸岩一覽二十四總似瀛諸蓬萊山清溪浮空引雪練遠岫隅水來烟鬟就中仙島更奇絶上有玉樹皆檀欒虹光半夜出林杪云是石室藏神丹欲求刀圭已衰疾羽人去我如飛翰褰裳砌曲采芳草斷猿踈雨春山寒覺來俗事日滿眼歲月冉冉隨鸞湍

會稽蕭氏忽相訪笑以此圖令我看夢中羽人貌眞似
而我別後鬢毛斑題詩聊復紀疇昔願拂塵服齊驂鸞

題白玉蟾贈劉丹晨暑月詩後

玉蟾先生列仙儒夙昔夢見冰雪如丹晨不比劉師服
彌明本解人間書紫清午榻松陰冷俯視塵寰眞火井
銀河夜靜浴明月水風吹落玄雲影玄雲盤屈龍虎章
百神守之不敢將

胡古愚為其僕袁普作傅王師魯賦詩用事甚

博輒摭其遺餘為詩和之

世族之降為皁隸人世升沈自常事句章袁晉本故家淪落來依太史氏太史典教羽林屯普也服役頗辛勤頗似顏家得銀鹿又如王氏使青猿子淵立約真可笑彼若輸心不相拗結車已背送窮鬼下狀仍堪論恐少太丘無僕不自聊何時定把漁配樵更尋阿對灌蔬圃未暇殖貨師齊刀胡公掉筆嘲孤客客笑胡公未為得長卿才思應過人挑得文君俗僮百卻倩待制王先生

只為袁普之灤京平生我識越石父解驂遲汝相將行

陳新甫生日出紅玉盃飲客為賦紅玉盃

崑崙東阿含海日石中玉子如日赤神工夜發昆吾刀
刻作金盃盛酒喫蟠桃初開緱母家丹露滴入芙蓉花
廣陵公子酒如海年年顏色襯朝霞

題天台桃源圖

天台一溪綠周遭溪南溪北都種桃東風吹花開復落
遊人不來春水高錢塘道士張彥輔畫圖送得劉郎去

昨夜神鶻海上來洞裏胡麻欲成樹

明妃出塞圖

昭君北嫁呼韓國巫山更有昭君村黃金鏤鞍玉驄馬分明載得巫山雲涼風吹動釵頭鴈一曲琵琶寫幽怨沙草迷連雞庭塞野花不種鴛鴦殿内家日日選娉婷淚痕滿袖空多情漢廷自此恩信重美人身比鴻毛輕

蘇伯脩往上京王君實以高麗笠贈之且有詩伯脩徵和章因述往歲追從之悰與今兹睽

攜之歎云爾

往年飲馬灤河秋灤水斜抱石城流青城丈人來水上揭謝蘇王（旻碩敬德伯脩君實）皆與遊顧予灩倚橋門席日斜去坐鼇峯石夜涼共飲明月樽醉眠更聽高樓笛灤河九曲來濺濺自我不見今三年蘇郎又廵屬車去佇望弗及心茫然龍門峽中雲氣濕山雨定洒高麗笠别意遂憐柳色深歸心莫為鵾聲急不才未許收詞垣賦成何日奏甘泉人言凡骨難變化為我致意青城仙

題胡氏殺虎圖

沙河野黑秋風粗棗陽戍卒車載孥道旁老虎夕未餔車中健婦不見夫倉皇下車持虎尾呼兒授刀剸其腹夫骨已斷不可續泣與孤兒餐虎肉

小混沌 魚腹浦中石方氏得之加今名

大圜縣鶊含清滓倏忽多事中央死玄精散作萬星藥天椽不堪參墮趾日化七十皇有世蜀富難苴絢林委殺妖虛豩驚弗燬剗剗靈光照寒汜老龍乘積用師紀

俾作魚麗陣中士風雲往來江洛水虎臂灘回玉生子緗文素肌溫栗理方叔得之驚且喜冪冡錯綺鐍鬆篚閉門乍覩戒貪虓烏虖混沌乃若此吾終乞之還汝始

送趙博士還閩喜展墓

渡江丞相忠簡公意氣不減王茂弘騎鯨海上作風雨故國山河夕照中丞相先人葬河朔蓬顆摧藏麟滅角橋門有客丞相孫西望歸雲雙淚落彬彬學子傳詩書誰為王式歌驪駒車塵忽集都門道野水遙生董澤蒲

僕夫繫馬壁邊枊子弟牽羊韓村酒里中老父喜更悲胡不歸來今白首人生南北兩悠悠相見俄驚二百秋我亦飄零去鄉土酒酣獨奏江南謳

豫章紫極宫太古樓

誰云仙人好樓居仙人結屋在太虚夜涼河影動牕牖日暮雲氣浮江河人生萬刼同天地倚欄無限太古意麻姑歸去海復深秋風吹老人間世嗟余好古空讀書所見無過數千歲明年江雨未開船聽説無懷以前事

為江道士賦清虛

人言天上清虛府中有萬頃琉璃田秋空紺滑不可上翠房玉戶扃嬋娟道人有月常滿郭只在黄庭方寸間重樓露氣浩如水絳河夜轉崑崙巔

分題送方叔高江南得車遥遥

車遥遥薊門路高麗驕馬不受鞭方郎得官上車去薊門南頭盧水流燕姬十五居酒樓彈箏唱歌折楊柳落日車前勸郎酒南陌行人往復來幾人似郎得官回郎

車莫驅傷馬足車中本載連城玉車遥遥鄔子洲賣車買船載旗鼓晴湖風輕聞櫂謳

崇碧軒詩有序

江西張繼明居進賢山中屋前後皆高嶺前嶺曰瀑布蓋謂飛瀑若懸布然門臨清溪溪受飛瀑張氏有田如干畝溪行田間後嶺傍有深谷多古木屋東為軒四楹豫章松竹雜樹與山俱青因名軒曰崇碧奎章學士虞公為大書之繼明又來錢塘求詩於余詩

曰

豫章山中多豫章大松長竹相扶將屋東微見紅日動簷曲偏令翠雨凉洗空絲瀑落溪艇緩客錦苔鋪石牀何時到子軒下坐太朴顯民同瓦觴危太朴楊顯民皆繼明之所嘗游其居又相近也

題遼人射獵圖

美人貂帽玉驄馬誰其從之臂鷹者沙寒草白天雨霜落日馳獵遼城下塞南健婦方把鋤丈夫邊戍官索租

題趙紹隆倦繡圖

籠碧紗廚掛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歇宮晝長敘落雲邊九雛紫二妹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為趙敬叔賦漢海獸葡萄鏡蓋鄭夾漈家故物也

尚方老治收精銅金膏玉髓開朣朧未央曉月低青桐六月秋井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行淚

寶奩偶落長安市來與人間照珠翠凝陰空祭江心龍

海雨夜入閩王宮一朝愁殺滌上翁破屋日夜穿晴虹

西苑野露堪作酒中有騊駼活欲走趙侯得之莫失手

龍女鮫童俟之久

和蕭秀才歌風臺

歌風臺前野水長王媪賣酒茅屋涼酒邊老父説劉季

頭戴竹冠還故鄉山河霸氣已銷歇颯颯老柳吹斜陽

臺前小兒更擊筑筑聲更似一侯章

送朗州周子嘉主簿來安

阿翁起屋敖山下阿兒作官滁水邊滁州真似朗州好落日采蘭汀渚間縣官何必好生事把酒去看琅琊山阿翁日望好消息家書只報縣人安

慶元玄妙觀新種檜樹生戍鳳冠

老檜何年化牛去仙人築壇栽小樹靈根下飲丹砂泉翠氣遥通石門雨寶冠百葉青荷開感鳳獻舞衣𧻓𧻓漢宮不種珊瑚樹有客持圖海上來

五言排律

次韻蘇伯脩尚書孔廟慶成詩 御史孔用道以上丁致祭且樹碑云

聖皇遵祖武熙代闡人文魯邑宮功懋齊民道化殷緑綈頒厚渥翠琰 如究切美石 篆靈勲炎祀超羣望休光照九墳六塋時入奏百末夜流熏服哻曾孫斂趨庭僃禮聞告成牲釁 闕 承事駿奔勤廟作知民若神歌樂我員精神通肸蠁嘉貺集氤氳史克人能頌永歌堯舜君

送葉天根南還

我識天根子于今二十年吹簫來羿嶺鼓枻入丹淵日出扶桑底雲生建木巔人間方夜半海上得春先老我江湖迥微官歲月遷荒泉流竹里冷雨浸芝田髮短何為者君歸重悯然飛霞浮夕景定在石林邊

陪趙公子遊蔣山即席次李五峯韻

弭櫂丹陽郭鳴鞭白下山晴原烟翳翳幽樹鳥關關石洑玻瓈碧雲根瑪瑙殷佛岩開細菊僧徑入叢菅雨洗

川客淨潮隨野色還六朝有幽事盡在夕陽間

南山詩

山在龍虎山南張宗師藏劒爲之地曰丹丘有小石洞門玉津澗月橋天鑑池金沙井躍泉潄雲亭小雲閣丹桂塢桃花源云

江左羣山囿仙丘倚太霞上清分亢爽南谷抱谽谺臺觀黃瓊宅林巒赤虎家天池開寶鑑日井射金沙桂殞秋岩粟桃烘曉岸葩泉香通美竹雲液潄靈芽俯澗松偏潤緣崖逕自斜幽亭宜水遶晴閣受嵐遮神鵠丹扃祕玄關紫氣賒石橋留月色銀浦渺皇華願解延陵劒

終乘博望槎臨風一邂逅食我棗如瓜

次韻許左丞從車駕遊承天護聖寺是日由參
政陞左丞

銀甕呈山麓（地名甕山）鑾輿際水鄉離宮疑馭踏行殿儼飛
翔細浪魚鱗蹙輕飈鷁首驤扶桑明遠岸析木度高檣
屏翳時清蹕豐隆夙啓行衛兵環越棘舞女蹋吳航漸
覺仙樓近微聞梵鐸揚石壇登窣衍瓊佩襍璆鏘夕渚
休蘭櫂春壺瀉桂漿伊蒲頒內供薝蔔散林香罷宴蜺

旌動開帆猷錦張莽田低碧樹馳道出金塘畿甸嚴車
輔臣鄰重室廂方欣麟在藪復喜鳳鳴陽聖主需賢急
嘉猷賴弼良從容承顧問舄奕拜恩光文彩堪華國芳
非正滿堂協忠成泰治流澤徧遐荒援古言應切匡時
慮更長誰哉疲土木況乃象為廊

安雅堂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雅堂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趙金簡

安雅堂集卷四

元　陳旅　撰

序

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為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為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

者哉葢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為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数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南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徃徃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為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

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来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為文章龎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于此以為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彚之将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

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賛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于政治有補于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為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

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篇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于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經筵唱和詩序

古人有言曰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周成王能成其德由周公有以傅之也是豈過為高論者哉我世祖皇帝道叅元化明並日月宜無待乎儒者之助矣萬幾之暇命許文正公與諸儒講堯舜孔子之道以登中統至元之盛夫以世皇上聖猶不能無頼乎此則世之為人君者能無頼輔導之功乎文皇帝以明宗有觀書之喻開奎章閣延學士大夫敷陳皇祖寶訓暨諸格言緝熙光明以師表天下而在位弗永志有未遂也今上皇帝

以明考元子入紹大統有志祖宗之事御極之初即命兩丞相與賢臣碩彦之在著定者以聖謨嘉言與凡經籍所載可以充廣聰明增崇德業者一月三進講上接聽不倦而時有儆惕之色於是盃優禮講官既賜酒饌又以高年疲於步趨也命皆得乗舟太液池徑西苑以歸聞者皆為天子重講官若此天下其不復為中統至元之時乎今監察御史鎮陽蘇君伯脩時為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論定其説使譯者得以國言悉其指歸沐

日又賦詩鋪寫盛事約同館之士與京師能詩者和之彙為一卷不鄙謂旅使序之嗟乎儒者之用心亦苦矣敝精神方册之間莫不欲售其說于人主使四海之人咸被仁義之澤奈何自孔孟以来儒者之每不遇於世落落也程正叔氏以名臣薦身際元祐之朝似可以行其學矣崇政說書懇懇忠藎卒無所售而去况其他者哉然則儒者得以所藴進納於其君實千百載竒遇幸會也又安得不懽欣鼓舞而形諸詠歌也哉此伯脩與

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後之君子想見元統之治將於是乎觀焉

送旺扎勒圖還河陽序

國家初置成均本教國人子弟因寖及其餘焉國人子弟之所以學者非專尚乎文辭之葩華也訓詁之繁瑣也與細儒曲士角分寸於觚翰之間也醇龎之質偉茂之器固將有以成其美而慓悍之氣儻蕩之習亦欲有以變其故爾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其

大成至是不率教者盡變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則為之三日不舉蓋學所以變氣質也不變則棄人也為君師者能不以是為已責哉蒙古生旺扎勒圖入學甫三載予見其貌甠岸而善祥其意潤達而欵懇其言辯暢而縝理生之質亦善變矣揚子雲有云君子㻛中而彪外也生之著於外者若是其必有所得於其中乎歸見父母父母必喜曰吾子去我久而能異於昔矣里中父兄来覿生必亦曰不見生久生異於昔矣吾知由生而有

興起者焉吾知由生而有慕國學之為教者焉吾知生由是而益有以自勵者焉其行也同舍生為求言序以勉之

送柿溪州蒙古學正序

無懷氏封泰山以來字體之變尚矣其可考者古文作於蒼頡大篆作於史籀小篆作於李斯隸書作于程邈以至繆篆蟲鳥草書八分等書又紛然雜出秦漢之間因時制宜盖未始有定畫也皇元因造字以新天下之

耳目諧聲以該六書之會母字四十一而變無窮焉故非智融而器疏者不足以諧其妙大梁程生某嵒為人又善書得晉人筆意故學國字即戛出輩流翰林院試書言用為澧之柿溪州學正將行余告之曰書於六藝非小數也天下之大而號令之行也書行之萬世之遠而事之傳也書傳之故周官有保氏之教漢法有太史之試後世又設博士弟子員以專其業良有以也況今國字之為書也有我朝之大訓在焉設官内外將以

同天下之文而布聲教於四方也其為職不亦既重矣乎澧為遐壤學正能使其人習通其業則亦有補於當世矣講授之暇毋徒歌楚辭於渚蘭汀芷之間取柿溪霜葉悉書之筆勢當益進國家將磨皇之板書無前之盛烈且召子矣

閻主簿孝行詩序

霍邑人閻禄由蒙古字學教授除臨汾縣主簿未上而母死哀毀踰節廬墓以終其喪先是喪父亦如之鄉黨

稱其孝有司上其事朝省將有所褒嘉焉與往來者求
搢紳為詩美之余書其右簡曰古者人無不學學所以
求至於成人也夫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
六德曰六行曰六藝缺一則非成人況可遺其所甚重
者乎故保氏教國子以藝儀必先審以師氏之德行三
代聖王治效之隆往往亦由在官者之有是學也後世
之為學者岐道藝而二之以為敦德未足以動流俗而
術藝有足以徼亟用為進身之計常有餘於為人之道

則不足夫書六藝之一而孝者六行之元也人知國字之足以進身而競習之曽亦知大司徒與師保氏所以教人者乎閭君以字學入官而篤於孝行如此庶幾知古人三物為教之意矣他日臨民寧無以厚其俗乎

贈沙井徐判官詩序

天山之北阜陸衍迤聯亘乎大漠趙王之封國在焉王得選吏治其人豐州徐君善卿起家為沙井路揔管府判官善卿嘗事王于邸王愛其俶儻而有學欲薦諸朝

而大用之善卿獨曰沙井獨不足行吾志乎乃條其所宜施于民者行之不以激為廉不以察為智苛除繞解有西漢循吏之風焉民舊業畜牧少耕種善卿始勸民力穡而生民滋厚又設學校以教之而民俗日啟輿人誦之曰我有廣野天山之下昔我善牧今我善稼我庾既作又穀我以學徐侯徐侯毋舍我而邈秩滿民上治狀留之王曰使理吾國皆若徐判官吾何慮焉乃以國人之請移中書復任之於是吾黨咸賦詩美之余聞之

民昌生乎食之也昌馴而寧乎教之也有虞氏命稷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當時命官莫此為急繼命臯陶明刑不過為弼教之計爾三代制治寖密大要無出乎此後世以能吏稱者未嘗知有教養之道唯恃刑法以行其所欲為者而已矣嗚呼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徐君位卑且佐理荒落之郡而能以教養為政若此使得專任中上牧守之寄其效又何如哉

亂石湫禱雨詩序

泰定戊辰之歳陜右大旱民日益困有司散利去幾索鬼神莫之能禦六盤染織提舉燕山馬君慨然曰天人之相去邈矣職位之有守不可越矣然亦有流通而無間者乎吾雖非守土臣然食其禄者憂其事也況吾禄實出於民而諉曰閔雨非吾職也是豈仁人之用心哉即屏葷酒沐浴齋戒輙倅錢買薌幣視奠之物員之行五十餘里至亂石湫拜奠而默禱焉忽靈風生水上如神騰鬼趯湫底湧出樽酒流抵岸側若將授君者左右

咸驚異以爲神所以表精誠而貽嘉貺也宜拜貺君再拜受而飲之以器入湫水迎至郡城寘諸叢祠有雲隨軒蓋大澍連日槁者蘇仆者起愁歎亡聊者鼓舞而驩欣民于是歌頌馬君如祝東長生焉余聞君爲人正而靜居官以廉介自將是宜有以格神明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吾於馬君有以知其然乎

送無錫州知州王誠甫序

都水監經歷王君誠甫出知無錫州而徵言於余余惟淛右租賦甲天下歲轉粟京師數百萬石比歲東南大雨水吳幾沼焉而無錫為淛右大州為州牧者其責亦重矣誠甫豈弟君子而婉畫水曺最久也凡天下川澤壅疏與五溝五塗之制莫不熟講而周知之出而為是州豈非上之人所以用誠甫之意乎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皆已入海而無所湮滯乎震澤底定而無所溢溢乎吾知誠甫必有所建白而防庸之大荒大

札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典吾知誠甫必有所申明而興行之惟趣集租賦而民隱之不恤則非長人者之道也是州泰伯始入吴所居之地也民之衣食既足因其舊俗而教之以禮讓之節囹圄空虛頌聲作於田野此又上之人所以用誠甫之意乎予他日南歸將卜居於兹未必不及誠甫之德惠也

喬生孝義詩序

京師首善之地跂行喙息覩接神化故雖愚夫愚婦有

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况知有陰陽五行之理而徵於日用彛倫之間者乎喬生顯京師人知讀書能以人生年月日時鼓策推步遂知来物人有懐疑不能自决者輙向生决之能示人以禍福趣舍之機無不應生事親有過人之孝友愛昆弟同居無間言閨門肅雍未嘗有疾聲厲色人益重之於是朝廷旌其門為孝義之門客有欲為生求詩於人為予言若此余謂生非藝術人也莊君平隱于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

與人臣言依于忠生之為術必亦若君平之與人言者乎夫身有之則其言親切而有味吾知生之言必易於感人其孝友不獨行于家而已也有人如生大夫君子能不為之賦詩乎不然天新雨道少人試詣生與言如何

石氏節婦詩序

國子生王巽来言曰吾完州俗美男義女貞石氏女二十嬪于滿城夫曰王德僅兩歲并即荷戈與殳從軍南

行矣咸乾中毒雨腐肌殞于戎行不得視父母與妻燹哭水滸招䰟以葬顧槖此身為彼骨上土顧家有二老而兒方呱呱竈晏弗煬體無完襦奈何棄去而與良人俱於是飲泣支傯還入室堂思曷為養惟婦功是咸夕鐙而纑晨筐而桑澤器櫊灰渥帛漱裳力營食衣以保尊章使安彊廿年皆以壽終若不知其子之亡彼呱者瓚茲與德茂誦詩讀書皆母之教石氏今死年六十五臨絶語瓚謂吾可以見爾父瓚懷母恩悲不能言以歌

詩所傳能永被乎莞絃故託翼來乞書其實以徼惠於諸賢

送索士巖燕南憲司經歷序

索君士巖除燕南憲司經歷將行徵贈言旅之言曰天下大物也天子與宰相勢不可獨治之于是設官以分治官衆不能皆得人也德澤之未流民隱之無愬姦貪賊蠹之無所懲畏于是設風紀之官以繩糾之其爲任可謂重矣天下憲司凡廿有一道燕南居其首焉其地

咫尺國門外實先宣風以為諸道望而一出言一舉足即聞朝廷之上其任可謂又重矣憲司官若吏權皆足以制郡縣禍福人而事不當律令幕官不署文書不得行使者雖行部遠外會議事幕官亦與裁之則其權又足以制夫妄禍福人者經歷元幕也其為任可謂又益重矣士巖此行集三重焉若之何而任之夫智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力有所不及智有所不周矣天運行而不息也地凝然而不墜也誰實任之曰氣誰實任氣曰

理然則惟理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者乎講學以明理制行以養氣此古之人所以大有為于世也士巖擢高第入史館又從事御史府布武華要之衢而每退然若不勝衣君子於是乎知士巖之學矣然則士巖今居憲幕可否事必不以區區智力與人較爭短長其務以理勝不以言勝者乎雖然是猶非天下之至重者也士巖當益思所以任夫至重者哉

送李中父使征東行省序

高麗在我朝如古封建國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設科仕于其國皇慶間詔大比天下士自是始有試禮闈者然多綴末第或授東省宰屬或官所近州郡既歸即為其國顯官鮮更西度鴨緑水者夫自封建既廢天下仕者無不登名王朝其勢然也今高麗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設科仕其國矣顧復不遠數千里來試京師者盖以得於其國者不若得諸朝廷者為榮故雖得末第宂官亦甚榮於其國況擢高科官華近為天

下之所共榮者乎元統元年天子親策進士旅叨掌試卷簾内高麗李穀所對策大為讀卷官所賞乃超寘乙科宰相遂奏為翰林國史院檢閲官亦榮矣明年制詔天下興學校中父得捧制書東還且將以其舉于朝廷者恍乎親以及其鄉黨也余壯其行告之曰子歸見邦人諸友宜言上文明立賢無方未嘗鄙夷遠人如曾青丹砂不産于中國而中國實用之士患不適於用不患中國之不已用也不然興學之詔何以遠頒于兹土哉

易之漸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吾將見揚翹于東方者與中父翩翩而來儀乎

劉沂州慶壽詩序

臨沂劉瓚文瑞為集賢都事時其父信甫母田夫人已推恩拜官封稽紳為文辭榮之今瓚官儀曹秩五品信甫又以子貴拜奉訓大夫益都路沂州知州飛騎尉臨沂縣男田夫人封臨沂縣君沂州今年八十有八夫人八十有二於是大夫士又為歌詩以誦詠其福履之盛

屬余序余嘗觀于樹藝之事矣生息蕃廡而利之收倍焉者必風雨之時土地之沃而人事之周也三者缺一焉則其生也弗遂惟人亦然天之所畀者厚身之所積者充子孫之孝養無不至則其所享必有優于人者矣彼有所不足者非賦予嗇于有生之初則培植不加于有生之後甚至戕其所得於天者不然同生宇宙間何萬有不齊哉沂州孝友忠信能沖澹以養父心勤約以資生畜書以教子捐貲以周人之急而善德又足以善

其里俗伉儷皆登上壽居鄉邦受禄養安彊㝛愉無有不慊於心豈非得之天者厚積之巳者充而養志者之無不至而致然歟嗚呼何沂州於斯三者之獨備也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完具者則入雖有徳有壽又必以有子為可貴况有子篤於孝又以寵禄及其親乎雖然吾聞化國之日舒以長方今四海寧謐和氣充塞沂州得享安榮於壽域之内則得于朝廷者多矣又不但三者之備也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為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而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為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為文章從容搢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彊明之才而後可以剸劇粹衷柰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彊明稱者未必良吏也彊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為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

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涖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鷙不搏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

麟鳳亦何用其鷙鳥與獰哉粹衷方將為麟鳳于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予顧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周此山集序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為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為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鍛月鍊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

于此我國家以淳龐大雅之風丕變海内為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奸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周此山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為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溪窮而無所遇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才抱藝丞有意於用世既而託迹丘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

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皆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余所謂未見者乎因為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為周此山先生集云

丁氏世譜序

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其世譜之攸作乎夫繫世固邦國之志然凡得立宗以綴其族者非有譜識所從出條

所由分則世遠族衆其繇必紊而昭穆之辨淆矣此世譜不可以不作也餘不丁氏吴興大姓也昔國家用兵江南時其家文籍盡散軼世緒無所于考清溪君道純蚤已出家為道士乃惕然以為隱憂蒐遺討殘積以歲月作丁氏世譜一卷幹枝扶疎綱網聯絡而几祖考告身舉削遺文墓誌咸載又求誌之不存者買佳石重刻之作時思菴墓側徵記名人與是編共傳于无窮嗚呼六十年来故家子孫宅宅田田有不能道其先世一事

者孰謂丁氏世譜乃出于其後人之出家為道士者乎丁氏三世武弁至宣教公始力學登進士第為天子史官斯亦榮矣典教南康日嘗參訂朱氏儀禮經傳通解鋟梓以行於世夫先王之為教也莫重于禮禮經亡缺之餘莫備于此書朱子于此蓋終身拳拳焉然則譜中所載事實此其最章章然者也又何必以他功業自見於世哉余謂禮所以秩人紀也世世譜作則人紀秩而禮行焉丁氏世有禮學宜能作是譜歟或曰老子為周史

為禮師清溪君又有得於此歟

祭器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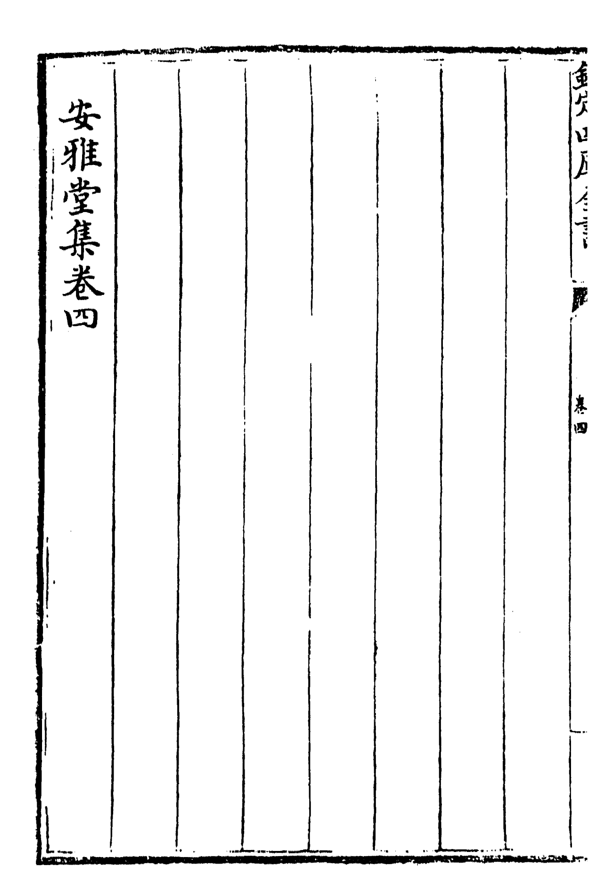
元統三年春太廟署言延祐中朝廷遣官至錢塘造太室祭器工物精純俱中法度乃者文宗皇帝升祔器皿趣辦一時視列室所陳功苦弗類宜用延祐故事更造之太常以其言言諸禮部而上于中書中書移浙江行省如所請而遣太常從事曰伴住者來視工於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富珠哩某與左右司都事李某任程督

事有司承命唯謹以是年六月壬申為治鑄尊罍彝豆
登鉶簠簋盤坫盆勺之類凡百有四事吉金在鎔範制
孔良錯鏤磨治光潤龍變八月巳未告成載如京師夫
禮非器不存而敬者禮之所以存也器有未善則所存
者有不足矣先王之於祀事所以備物而致美也今天
子以仁孝承宗祧以禮樂風天下歲時祼薦登降俯仰
之間敬之所存其不在斯乎

送甘允從甫北上序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隕而裘褐製日未入而膏燭具何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或用其知力以求其所不必至是皆謂之不能知天陳留甘允從甫年少富才華天歷中遭逢聖明得在廷閣從搢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以病去久之來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偶於是閉門讀書治文章窮巷草減屨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蓄之厚者其用舒鬱之久者其

達茂允從去此其將有得于天乎天何心哉盈虚消息相推而至者天不能嗇於人而人不能辭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器識宏朗位高而禮恭海内之士咸願進見冀得展布尺寸况允從有知遇之素顧不得少自見於宰都物之地乎吾知允從將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嗚呼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惟天最可信允從其行矣哉



安雅堂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安雅堂集卷五

元　陳旅　撰

序

宋景濂文集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黄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遊薦紳間竊獲窺其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黄公之文清

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竒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歆艷二公以為不可幾及客有授予文一編者讀之見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嚴簡又絶似黄公驚而問焉乃二公之鄉弟子宋君濂之為也因作而曰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為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集唐文粹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逸辭雄

各自名家終不能迈于古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詞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然可覩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于一世夫渾涵彌綸之道淳龐冲雅之音欲藉是以宣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苶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我國家混一以来光嶽之氣不分大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難以一二數天歷以來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于庸常哉設

以韓愈氏方之二公則滙當在李翺皇甫湜之列也予雖不能文不可謂無意于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也其視二公黄鍾大吕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傳故因序滙之文而敢志其私焉

江浙省郎中實喇卜伯温之官序

國家制行省以莅外服體勢侔中書以所制者遠所統者衆所寄者爲甚重也然而以勲戚大臣之柄政於上

也連帥牧守羣有司之禀命于下也乃使数君子者於其間綜治文牘論定可否欲上無所咈而事中律度下有所受而物順軌則使百十郡邑之民無或有愁苦之歎而政無不成者則幕僚之為任亦難矣然而舉同幕之議而顓裁之猶以其身任責於上下而不得有所顧避者則元僚之為任尤難也而況任是責於江浙又有尤難于他省者乎至元六年山北廉訪副使實喇卜伯温除江浙行省郎中蓋慎選也伯温精明而醇愿閭巷

而縝理通經學古而用之不迂練覈吏事而本之以仁義凡前代治亂得失之迹與所歷山川形勢城邑廢置民物豐耗以至古今張弛之所以不同者皆有所考證以致其用世之心焉故内而爲監察御史外而爲諸省宰士諸部使者聲稱皆大聞於時若伯温者固宜從容著定以贊襄天子之大化乃復屈寘遠外使任其所尤難者無以方今之江浙有不得不寘若人于上府固不暇爲伯温計耶嗚呼東南民力竭矣而一省所上土賦

恒居天下十六七伯温所任之尤難者有不在于玆乎夫有嘉樹也必務培其本而後落其實而食之今江海之上有嘉樹焉伯温往封植之它日余南還從伯温休于樹間以觀秋風之落其實也

静觀齋吟稾序

三百篇而下漢魏諸詩弗可及已晉宋間則陶淵明為最高後世之務為平澹者多本諸此然而甚難也盖平則貌凡澹則味薄為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為甚

難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諸人不得專以是體論之若常蘇州輩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蓋其天趣道韻之妙有非學力所能致者鮑溶輩固徒苦耳余久在京師四方瑰奇偉麗之觀萃焉比得鄱陽劉芳伯之詩而觀之何其獨為是平澹者也余聞芳伯治易書詩三經沉潛理性之蘊則其養于中者有素矣平生隱居清澹之鄉日與雲煙水石相上下悠然以忘老則其誘于外者無所乎入矣中有所養而外無所誘則其寫之於

吟詠之間者豈世之學為詩者所能至哉余雅慕古製
以家貧逐祿奔走無好懷時有酧應之作皆不過所謂
貌凡而味薄者每一篇成令人自厭数欲力變其所為
卒不能變而止耳何日從芳伯山水間盡洗塵抱收清
氣而養之或者其可以少自變乎能少自變則進而與
芳伯共攀前人之逸轡而相與往來于寥廓之表芳伯
名傳其先有曰宇者慶歷二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弟定
皇祐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與蘇文忠公為友文學

之緒遠矣

陳允恭捕蝗序

至元又六年之夏六月大興尹以京畿蝗聞于朝俾其屬乘傳往捕之蒙古學教授陳允恭數涖賑糶有能績至是委捕蝗寶坻允恭循行五十八社見蝗甚而役夫社不滿百諸社不過六七千又皆其人之貧且孱者允恭悉遣散去更集富有力者得二萬餘人使伐蝗其法用牛犁田側為長塹中為子井以葦席席壁其一面驅

蝗入其中殺而瘞之燥敗稼者有罪縣長吏以下咸受要束以告戒其民允恭見蝝之在北鄉者布地十五里念沴菑之作恐人力不足以勝之則出私錢具禮神之物禱于其鄉之神旦日父老來言蝗之大者食其小者殆盡矣於是復設具禱城隍神既而諸社皆來言蝗去矣其在者皆自死矣允恭審其然因告之曰今天子仁聖百神受職故蝗不為災爾民亦知之乎父老皆曰是固然亦官賢明能勝妖也乃皆聯帛為廣幅緣以色繒

書賛謽之辭以送之余聞而言曰詩不云乎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去蝗信有神也而感神則有道也夫民心者
神之所馮而感應之機在焉怨結于田野之間既足以
召菑及捕蝗令下又大擾其人而使貧且瘁者服其役
是固感神之道乎古之賢守令能使孽蟲不入其境者
非有他術亦惟致謹於感應之機而已矣允恭廉敏而
惠慈善聞已播於賑糴之日及至寶坻捄菑恤窮之心
藹然見諸行事神喜其所為故禱之即應可謂得感神

之道者矣嗟乎由京師以至窮海之民皆吾君赤子也安得臨民者皆如古守令之能殫當以厚其生乎吾即近以度遠益不能無所感矣允恭未嘗有民社之寄徒沿檄粗見一二已若此所謂一命之士有足以濟夫物者其允恭乎吾之所以叙其事者亦将告夫勢位之愈于允恭者也

送蘇伯脩治書西臺詩序

至元又六年之冬十月吏部尚書蘇公伯脩拜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薦紳先生曁諸能詩者相與託物命題分而賦之以寓比興于飲餞之日而屬余書其右簡古之人以王命而之四方也則朝之公卿大夫士賦詩以送之所以導至意詠美德而諷勉之也尹吉甫送申伯之詩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送仲山甫則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何其善言君子也蓋君子之道時措乎至中又豈有柔剛之偏哉昔者伯脩之久處乎文儒之館也人第見泯泯默默惟沉潛載

籍他無若所能者一旦拜監察御史發精明於温厚之
中所至平反宿冤釐正百度雖風裁凝遠而未嘗有不
近人情之態更歷中外展采指事凡能吏以為難者皆
從容治辦雖才諳過人而未嘗有求勝于人之心葢其
天質之美又善學以成其德不剛不柔其殆尹吉甫之
所云者乎世之儒者類以巽懦不事事為世詬病或以
才稱又往往務為狡黠不款實以取棄於君子之二者
皆質之偏而不善學者也國家設兩行臺西臺獨控四

省地而治書之為職前代所謂協律令者也律令者官司之守而生民之休戚繫焉以是而委諸胥之偏其可乎哉伯脩可謂宜於其職者矣夫物之在天地間高下巨細壯弱動静之萬不同者其質固不能以不偏也故推一物以為喻不若羣彙之博依擅孤唱以寡和不若雅曲之並奏此分題賦詩之所以能具夫形容之妙而鳶飛魚躍之趣有不可勝言者矣伯脩將即諸賢所詠之物以益驗夫道體之著得詩人言外之意以益感夫

性情之微律令之協其亦在於此乎雖然吾黨之所以望伯修者不止在茲行也

送俞伯康廵檢序

昔者聖人之制深衣也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蓋士之為學干戈羽籥與誦絃禮書並習也既學而入官則無施不宜後世文武殊料士之為用始有不通者矣國朝念儒者淹積選曺有終身不得一命者而遠方游徼之官恒缺于是以當為州郡校官而

遙未暮者充焉夫儒者平日雅雅馴馴心神智術不越乎筆研文字之間一旦擁裘函持弓矛逐捕姦詐寇攘于山區海聚之出沒亦難矣故前後之緜歷官者常相踵竊相知其然以為寧使之激厲以效用不忍使之空老于草野而止也夫今之為教雖與古人不同然明體適用之學亦有可得而講焉者士何為而不是之學哉吳郡俞伯康謹飭而茂達其父邦亮先生有古學嘗著書說東南學者多宗焉伯康克世其學又蚤與世故相

周旋爲庠序師所至以賢能稱今去爲邵武泰寧之朱口廵檢吾知其又以賢能稱矣庠序師與游徼固大不相類然善用其才者隨所處而得其道譬良工之制器也爲方則極其方爲圜則極其圜不善爲方而曰我善爲圜吾不信也李伯紀丞相備文武之資能却大敵平大盜天下惜其亟黜而不用至今士大夫論宋世之事未嘗不於公之出處而三歎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康仕公鄉邦豈不亦有所興起乎毋謂廵檢位卑

不敢上援李伯紀事余欲伯康效李伯紀不以位言也

杜德明同知唐州序

京師故家能禮賢士以成其子弟者稱杜氏杜氏起武弁至左丞公為刑部尚書于世祖皇帝時能平亭疑獄活垂死者甚衆其子太常公連典大郡有惠政其民至今思之父子既皆樹德以益殖其世太常公又以為子弟不可以不學也不學則將落吾殖也乃闢館舍延師儒使諸子受業學士大夫至其家必治具使其子奉觴

豆周旋以収聞見之懿公之夫人又克相其志于是伯子德宏仲子德明皆以文學稱搢紳間德宏用祖廕仕今為河南府推官矣德明亦以父廕同知唐州昔太常欲館余與德明講學以余方教國子不可去而止及余自江南還京師則太常已捐世久矣德明念其父之有遺言也因内兄翰林趙大本致余于其塾日夕相與論道藝凡七閲月情誼既篤則相與不忍為恨以終當别去為憂也屬余丞胄監德明唐州之廷騎亦至將行謂

余曰今别去矣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惟昔之仕者士與公卿家子弟二者而已而士有窮居讀書于林野閭巷之陋邦國廟朝典章儀文之盛未覩也一旦以其荒容踈言出與物接往往持古人所不可行于今者而強行之至於敗蹐為世鄙笑者何可勝紀故或者謂用門閥子弟為愈于此以其父兄習見于平日者足以施于時也然子弟類皆不近儒生厭方冊服玩宴樂以有官位六籍所載與凡古之人良法美意槩有所未知也其

所習見者果足以應方來事變之無窮者乎士與子弟胥失之盖如此德明席累世官業之舊從乃翁歷中外習見者既富而復治吾黨之業殆欲兼得所謂胥失之者持此以往吾知唐州之有善治也唐州土沃俗美而訟簡公田之入足以養親遇賔客將無有慼子之心者視事之暇尚與州之秀民老人講求前聞以增益其所未知為他日大用之地也

張武定廟堂詩序

幽并多豪傑之士以忠孝著當世又能以義處死生之際則武定張公其人焉公燕之東安人諱宏綱字憲臣趫勇有智謀自少從軍能擐甲超騎年十八父忠烈公為仇家所陷旦日將就戮武定夜入獄奮挺擊守者踣三人衆不敢動遂與父俱逃主將復繫其母營中又竊負去世祖皇帝未臨御時親帥師伐宋募集勇士公父子應募從攻鄂州先登世皇還即大位扈駕北征又從大帥阿朮徇地漢淮諸郡宋將夏貴兵寂强丞相伯顏

每以公父子當其鋒輙勝之宋相賈似道駐兵丁家洲則為先鋒却之與張世傑戰焦山與姜才戰揚州以至滅宋征交趾平廣西洞蠻公父子戰功居多公由忠顯校尉累官至昭勇大将軍以其兵鎮江陰又移戍淮東之通州二州之民皆安焉大德五年有劉深者言西南夷曰緬國者可以兵取朝廷授深行省右丞使以兵往深與公有宿釁迫公同行公年六十五矣計不得脱則曰即死深手不若死于戎行吾其擇死所乎至鬼州畫

計深皆不從驅兵入險阨餽運不繼士卒飢憊不能戰深棄軍宵遁公遂力戰以死及櫬歸燕山通州之民迎祭不勝悲乃相與立祠堂祀之公卿大夫與凡朝野之士皆為歌詩以哀悼之父殁之二十四年制贈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齊郡公謚武定以公子集賢直學士漢之請也後至元四年漢以通人之新武定祠也與其子孫親戚言曰吾年雖七十餘又目青久不能視然當往新祠燎黃以

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并以羣賢所為廟堂歌詩錄諸梓庶吾父之所以死者白於世也具舟且行俄疾作不起子元永等痛其父之不得終厥志也乃以向所梓詩竟刻之騷體居首長歌次之五七言唐律又次之作者之名位高下與夫歲月之先後不計也元永以旅嘗見于其父使序其編端嗚呼人孰無死而死有重于泰山亦有輕于鴻毛當深宵遁時不戰死終亦為深所害害必名不善不善則身與節俱喪于其手矣公既得死所則

雖殞其身而平生之所存者不亡也使天下後世誦廟堂之詩哀公之心而想見其為人公不尤存於無窮乎公之子孫所以拳拳於是詩之傳者蓋以此耳張氏自武毅公以来能以忠孝世其家學士雖不以甲胄效用為監察御史以直言論國事幾危其身服勤祖父之事則至死而後已可謂能具忠孝之節者矣元永兄弟又克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忠孝之家使多賢子孫以永其休聲乎

送顧達卿安豐縣尉序

廣信顧達卿由四門生補吏以年勞得尉安豐而徵言於余余告之曰安豐在宋世為鄙民習戰鬬攻刼豪勁難揉馴自國家混一以來舊俗日變戰鬬攻刼者皆服勤農畆豪勁者皆轉為良善又其地廣沃足衣食無萑苻之警承平蓋六七十年矣為尉于此者亦何幸而與斯民相安於斯時乎吾嘗見尉逐捕寇敚所至犬雞弗寧往往縱求盜㗋為惡者引善族以濟其貪欲又或藉

是以為功名夫尉以靖民也而尉則擾之尉以除賊也而尉則賊之民焉用若是者之尉其邑也逹鄉款愿而閭敏久從搢紳先生知所以為學者矣今之安豐也宜以忠信甲冑仁義干盾保衛斯民于泰和之囿使盜畏尉而民不知有尉則為尉之道得矣

送李守中下河廵檢序

鰲溪書院山長李君守中之謁選吏部也以校官闕少借注韓之寧都州下河廵檢将行以奎章學士蜀郡虞

公所為序示余求一言繼其後虞公善守中之能長盤溪也以為昔人置書院易郡縣學之所以為學者意欲守中得教授一郡則以昔人之施于書院者而施于所教之郡學又恐郡學拘時文之習不得如在書院之為者夫使守中得為教授猶恐有所不得為者今以游徼為職則雖郡學之所為者不得為矣況得為昔人之所施于書院者乎守中是行則尤非虞公之所望也雖然書院治為已之學也以是為教則無往而非吾施教之

地也古之行于吏治與講于庠序者非有二道故在泮有囚馘之獻而謀師亦有詩書禮樂之選孰謂游徼之地不足以施昔日之施于書院者乎守中誠能以所以為山長者為廵檢使其人皆被服文教無敢為非義者則下河之民皆吾書院之弟子也虞公聞之則亦莞爾而笑矣

送盛克明貳泰州税使序

余聞揚州盛克明之名久矣每從江南上京師艤舟邗

溝輒不得一邂逅今歲克明北游與其里人陳新甫見余于居賢坊之官舍覿其言論風致信佳士也至問其生平出處之概則若有不釋然者一日新甫為余言克明先為隨州學正淮東宣閫辟為掾尋以誣去檄改荆湖北道掾以親老辭它閫知其詘于誣而愛其有才也乃皆以書來辟皆謝不就河南省平章全公好崇奬賢士謂不可使克明事刀筆筐篋薦為廬州之景賢書院山長山長歲滿當教授一郡吏部以闕少借注泰州税

課副使監察御史為辨前誣而洒雪之所不釋然者一旦釋然矣余觀克明掾淮東時事葢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歟天理不可誣而公論著於朝廷則所謂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者歟茍无妄而得災則不宜有以動其心也天理之无妄不足恃也及公論既著則亦无妄者之必然也非有不當得而得之為可喜也克明家貧親老無以為養而官輒坎坷不能不動其心今坎坷既平而泰州去家又近足以便于養其親耶克明不釋

然于昨日與釋然于今日者其心甚可念也

程氏連理木詩後序

程時叔先生在史館時余助教國子暇日數往來相好也四子仲曰徐叔曰賚皆國子生時叔富經學敦行誼子皆雅飭嗜學其父殁已久愈益輯睦頗相與樹立以無隳其父之所存者于是其家棠梨有連理之祥翰林學士歐陽公序之詳矣徐與賚彶屬余叙其後夫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為兆物之物而能物夫物

者人也故夫物之為妖為禎者皆人心有以致之况是木也而父之所手植而兄弟朝夕之所徘徊而顧瞻焉者豈不亦曰吾身親之枝也兄弟同一體也其本同則其枝弗可以相遠也觀物而興感積誠以動物感而動動而應者有不在於兹乎昔者詩人以杕杜興獨居而無兄弟杕杜者特生之棠也無兄弟則如棠之特生兄弟友愛則棠棣之連理見于其家宜矣嗟乎世之人自剪其枝葉以至戕其本根者蓋有之矣君子之於程氏

也能不喜聞而樂道之乎而兄弟宜益封殖茲樹余南還道出句章當為子賦角弓之詩諸賢所為詩子則為我歌之

佩玉齋類槀序

江寧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攷其平生出處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又以病去尋以老致其事人謂先生得久於其位則所以毖宣皇仁而斧藻休光于無窮者宜何如夫何造物者鍾以至美而嗇於

大用使忽忽以老徒以所藴日授其所從游者而已豈積之久者其發逞約于前固所以裕于後耶先生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曰文舉訪余錢塘官舍知余嘗業䇿翰以為食者出示近藳一帙其言騁而不放嚴而不靡敦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葢非徒文也學殖于内而文達于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冠士冠服士服林林乎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實不得一二焉况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實乎吾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百之中造

物所以與之者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嗇者細人之膚見也文舉貌碩齒富仕進方開殆與其弟聯軌並進以所學發于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于典冊之盛人將曰楊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未嘗不大用也嗚呼人之望文舉兄弟也亦重矣

鄭濤字序

初予讀浦江鄭氏家範嘆其扶導之有方意必多佳子弟出于其間恨未之見一旦列讌于祭酒之堂忽鄭深

仲幾自外至且謂予曰深弟名濤已甞筮賔行三加之禮字之曰仲舒矣濤慕先生之風當深來燕時濤再三為深言欲求先生之文以自勗今深將南轅願先生有以教濤也予復之曰是惡用余文為哉余自閩南北走京師六七千里間嘗宜觀水之文矣初踰錢塘見怒濤自海門來神怪陸突不可具狀縱者横者趨者迎者昻者俯者衝而鬬者欲升而復偃者奮將躍而回薄者雷霆方驚而風雨至者萬騎衷甲乘秋風而疾驅者予竊

意水之文已止於此而他水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泝黄河也亦然江與河雖不如錢塘之潮汐有時而水之文相與衝激而成則無少異乎又竊意天下之水唯相激然後成文不激則不能文也及休沐之餘與鑾坡諸公遊西山大湖間風挾水作聲勢無異于昔時所見者迨夫天開風定向之怒濤舒而為平夷一碧萬頃雲光下映塵埃不驚翔禽游魚飛泳左右靡不粲然可覩予方悟水之至文原在此而不在

彼也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駕風鞭霆噴沙裂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動中矩度者方為文之至者也今以濤之名若字言之雖韓愈氏復生論文之妙亦不過此濤但當如司馬子長泝淮浮洛歷觀海内名山川以昌其文氣則天下文之妙者將在濤矣惡用予文為哉惡用予文為哉予聞濤蓋鄭氏之佳子弟治進士業甚精予知其必見用于時故以古之學文者告之庶幾有以復于濤也他如脩身閑家之道則

具載家範濤盖行之有素矣予何言哉

安雅堂集卷五